

抓住心灵的震颤

Capture the Tremors of the Soul
Capture the Tremors of the Soul

[美] 刘墉 著



抓住心灵的震颤

〔美〕刘 墉 著

九洲图书出版社



Capture the Tremors of the Soul

[美] 刘墉 著

九 洲 图 书 出 版 社

这是一本极短篇小说集，每个故事的名称都很特别，每个故事的主角都很平凡，每个主角的情感都很伟大，而且，伟大在那说不出的“心灵的震颤”。

目 录

【自序】

- 1 在心灵最微妙的地方

【父亲的心愿】

- 10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
15 吃得快的人
19 爱娃娃的司机
23 总去旅行的爸爸
28 爸爸心·女儿心

【黑色悲喜剧】

- 34 最后一场清凉秀
38 小周的如意算盘
41 王夫人的小嗜好
46 生生世世爱你
50 阿妈看海豚
52 屁仙

【泪眼里的春天】

- 60 机器战警
63 他们为什么哭
66 当雕像破碎的时候

【人狗之间】

- 72 上辈子的教训
76 那只按时出现的小黄狗
79 狗！对邻居要礼貌

【小人物的笑与泪】

- 86 那个上夜班的女人
91 王臭头的梦想
96 母亲赚的脏钱
100 误会你十年

【说不出的爱】

- 108 总是伸着中指的男人
112 那一顿烛光晚宴
115 不一样的情人节
118 原来你是那个贼
123 父亲的那件衣服

【梦中缘】

- 130 我在来生等你
134 追逐到前生
137 昏迷的两天两夜
141 那个梦里的娃娃

● 自序

在这个平凡的世界，
我们最需要的不见得是英雄、伟人，
而是那种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，
可以不忠于世俗，
却无负自己良心的人。

在心灵最微妙的地方

我的心底总藏着三个小故事，每次想起，都一惊。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很聪明、很客观，直到经历这些故事之后，才发觉许多事，只有亲身参与的人，方能了解。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种感觉，很难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。

当我在圣若望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有一位同事，家里已经有个蒙古症的弟弟，但是当他太太怀孕之后，居然没作羊水穿刺，又生下个“蒙古儿”。

消息传出，大家都说他笨，明知蒙古症有遗传的可能，还

那么大意。我也曾在文章里写到这件事，讽刺他的愚蠢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

“其实我太太去作了穿刺，也化验出了蒙古症，我们决定堕胎。但是就在约好堕胎的那天上午，我母亲带我弟弟一起来。我那蒙古症的弟弟，以为我太太得了什么重病，先拉着我太太的手，一直说保重！保重！又过来，扑在我身上，把我紧紧抱住，说‘哥哥，上帝会保佑你们’。他们走后，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。不错！我是曾经怨父母为什么生个蒙古儿，白花好多时间在他身上。但是，我也发觉，他毕竟是我的弟弟，他那么爱我，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。我和我太太想，如果肚子里的是个像我弟弟那么真实的孩子，我们能因为他比较笨，就把他杀掉吗？他也是个生命、他也是上帝的赐予啊！所以，我们打电话给医生，说我们不去了……”

二十多年前，我当电视记者的时候，有一次要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。

当时去外国的手续很难办，不但要各种证件，而且得请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单位出函。

我好不容易备妥了各项文件，送去给电影协会代办的一位先生。可是才回公司，就接到电话，说我少了一份东西。

“我刚刚才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您啊！”我说。

“没有！我没看到！”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我立刻冲去了西门町的影协办公室，当面告诉他，我确实自己细细点过，再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他。

他举起我的信封，抖了抖，说：“没有！”

“我人格担保，我装了！”我大声说。

“我也人格担保，我没收到！”他也大声吼回来。

“你找找看，一定掉在了什么地方！”我吼得更大声。

“我早找了，我没那么糊涂，你一定没给我。”他也吼得更响。

眼看采访在即，我气呼呼地赶回公司，又去一关、一关，“求爷爷、告奶奶”地办那份文件。就在办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中影“那个人”的电话。

“对不起！刘先生，是我不对，不小心夹在别人的文件里了，我真不是人、真不是人、真不是人……”

我怔住了。忘记是怎么挂上那个电话的。

我今天也忘记了那个人的长相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总忘不了“他”，明明是他错，我却觉得他很伟大，他明明可以为保全自己的面子，把发现的东西灭迹。但是，他没这么做，他来认错。

我佩服他，觉得他是一位勇者。

许多年前，我应美国水墨画协会的邀请，担任当年国际水墨画展的全权主审。所谓“全权主审”，是整个画展只由我一个人评审，入选不入选，得奖不得奖，全凭我一句话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尊重主审，一方面是避免许多评审“品味”相左，最后反而是“中间地带”的作品得奖。不如每届展览请一位不同风格的主审，使各种风格的作品，都有获得青睐的

机会。

那天评审，我准备了一些小贴纸，先为自己“属意”的作品贴上，再斟酌着删除。

评审完毕，主办单位请我吃饭，再由原来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。

晚上，她一边开车，一面笑着问：

“对不起！刘教授，不知能不能问一个问题。没有任何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为什么那幅有红色岩石和一群小鸟的画，您先贴了标签，后来又拿掉了呢？”

“那张画确实不错，只是我觉得笔触硬了一点，名额有限，只好……”我说，又笑笑：“你认识这位画家吗？”

“认识！”她说：“是我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她是水墨画协会的负责人之一，而且从头到尾跟着我，她只要事先给我一点点暗示，说那是她的画，我即使再客观，都可能受到影响，起码，最后落选的不会是她。

一直到今天，十年了，我都忘不了她。虽然我一点都没错，却觉得欠了她。

三个故事说完了。从世俗的角度，那教授是笨蛋、那影协的先生是混蛋、那水墨画协会的女士是蠢蛋。

但是，在我心中，他们都是最真实的人。在这个平凡的世界，我们需要的，不见得是英雄、伟人，而是这种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，可以不忠于世俗，却无负自己良心的人。

每次在我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，都会想到这三个故事，他们教了我许多，他们让我用“眼”看，也用“心”看。当我看到心灵最微妙的地方，常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

《抓住心灵的震颤》就收集了许多这类的小故事，这些故事的主角都很平凡，有着一切人性的拙劣与崇高。他们藏在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且让心灵角落的“那种说不出的东西”，偷偷流露出来。

这本书的出版，也有它的道理——

自从去年，我出版《我不是教你诈》，就有许多意犹未尽的读者，催我写续集。

诚如他们所说，像《我不是教你诈》所描写的人生现象，绝对“写不完”，扶金石堂排行榜连续十一个月第一名的“冲力”，第二集也该早早出笼。

但是，我把第二集压下了，决定先出这本《抓住心灵的震颤》，一方面如同我在《冷眼看人生》之后，出版《冲破人生的冰河》，是为了寒暖的调配；另一方面，我觉得既然在《我不是教你诈》当中，表现的是那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的狡诈，就该同时写一本在最微妙处，表现爱情、亲情与友情的作品。

书里的故事，多半是真实的，他们都曾经活生生地在我生命中出现。当然，也有些比较神秘的东西，多半来自我的梦境或幻想。故事没有结论，如同人生，本来就没有结论，每个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人生哲学，也可以完全没有人生哲学，却充充实实地过一辈子。

这本书虽是极短篇，但较《冷眼看人生》或《冲破人生的冰河》为长，在写作技巧、时空跳动上，也比较复杂。我一方面担心少年读者是否能领会，一方面知道不可低估年轻朋友的功力。如果一次没看懂，请多读几遍。我真希望有一天，能接到一个小学生的信，告诉我，他非但看得懂，而且已经抓住了在那许多故事中表现的——“心灵的震颤”。

父亲的心愿



每一次远行，女儿抱着我哭，我都会哄她，说爹地很快就回来了。

但是车子才离开家门，我自己就落了泪。

我常想，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太脆弱，哪有大男人为离别而落泪的道理？但是有一天，跟个老朋友说这种感受，听着听着，他居然湿了眼眶。

“我五十岁才生孩子，觉得对他是种亏欠。”他擦着眼泪说：“有时候放完长假，小孩要上学的那天早上，我特别伤心，觉得在一起才几天，他又要走了。”

“你怎不往下想想，再过十几年，他长大了，进入社会，就走得更久更远了。”我说。

“是啊！我还往更远处想，有一天我老得撑不住，就要永远离开他了。”

“所以不要怨孩子走。”我说：“真正离开的是我们。”

或许正因此，年岁愈大，对孩子的依恋愈深。常从自己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，也总在孩子身上，见到自己的小时候。

于是，对我逝去的父亲，也就益发地怀念。

在这儿，我写了五篇描述父爱的短篇。五个父亲表现爱的方法都不同，甚至有一位不是生父，但那自我牺牲的爱，是一样的。

谨以这五篇“父爱之作”，献给隐藏情感的父亲，也盼望每位子女，能透过这些平凡的父亲的影子，想想自己的父亲。

● 父亲的心愿

她对大海轻轻地说。
发觉自己七海漂泊，
总有着父亲的陪伴；
不论生与死，
父亲总在她的身边……

你是我一生的陪伴

小时候，父亲常带她去爬山，站在山头远眺台北的家。

“左边有山、右边也有山，这是拱抱之势，后面这座山接着中央山脉，是龙头。好风水！”有一年深秋，看着满山飞舞的白芒花，父亲指着山说：“爸爸就在这儿买块寿地吧！”

“什么是寿地？”

“寿地就是死了之后，埋葬的地方。”父亲拍拍她的头。

她不高兴，一甩头，走到山边。父亲过去，蹲下身，搂着她，笑笑：“好看着你呀！”

十多年后，她离台念书，回来，又跟着父亲爬上山头。

原本空旷的山，已经盖满了坟。父亲带她从一条小路上

去，停在一个红色花岗石的坟前。

碑上空空的，一个字也没有。四周的小柏树，像是新种。

“瞧！坟做好了。”父亲笑着：“爸爸自己设计的，免得突然死了，你不但伤心，还得忙着买地、做墓，被人敲竹杠。”

她又一甩头，走开了。山上的风大，吹得眼睛酸。父亲掏手帕给她：“你看看嘛！这门开在右边，主子孙的财运，爸爸将来保佑你发财。”

她又去了外国，陪着丈夫修博士。父亲在她预产期的前一个月赶到，送她进医院，坐在产房门口守着。紧紧跟在她丈夫背后，等着女婿翻译生产的情况。

进家门，闻到一股香味，不会做饭的父亲，居然下厨炖了鸡汤。

父亲的手艺愈来愈好了，常抱着食谱看，有时候下班回家，打开中文报，看见几个大洞，八成都是食谱被剪掉。

有一天，她丈夫生了气，狠狠把报纸摔在地上。厨房里刀铲的声音，一下子变轻了。父亲晚餐没吃几口，倒是看小孙子吃得多，又笑了起来。

小孙子上幼稚园之后，父亲就寂寞了。下班进门，常见一屋子的黑，只小小的电视亮着，前面一个黑糊糊的影子在打瞌睡。

心脏扩大，父亲是愈来愈慢了。慢慢地走、慢慢地说、慢慢地吃。只是每次她送孩子出去学琴，父亲都要跟着。坐在钢琴旁的椅子上笑着，盯着孙子弹琴，再垂下头，发出鼾声。

有一天，经过附近的教堂。父亲的眼睛突然一亮：

“欸！那不是坟地吗？埋这儿多好！”

“您忘啦？台北的寿墓都造好了。”

“台北？太远了！死了之后，还得坐飞机，才能来看我孙子。你又信洋教，不烧钱给我，买机票的钱都没有。”

拗不过老人，她去教堂打听。说必须是“教友”，才卖地。

星期天早上，父亲不见了，近中午才回来。

“我比手画脚，听不懂英文，可是拜上帝，他们也不能拦着吧！”父亲得意地说。

她只好随着去。看没牙的父亲，装作唱圣歌的样子，又好气、又好笑。

一年之后，她办了登记，父亲拿着那张纸，一拐一拐地到坟堆里数：“有了！就睡这儿！”又用手杖敲敲旁边的墓碑：“Hello！以后多照顾了！”

丈夫拿到学位，进了个美商公司，调到北京，她不得不跟去。

“到北京，好！先买块寿地。死了，说中文总比跟洋人比手画脚好。”父亲居然比她还兴奋。

“什么是寿地？”小孙子问。

“就是人死了埋葬的地方。”女婿说：“爷爷已经有两块寿地了，还不知足，要第三块。”

当场，两口子就吵了一架。

“爹自己买，你说什么话？他还不是为了陪我们？”

“陪你，不是陪我！”丈夫背过身：“将来死了，切成三块，台北、旧金山、北京，各埋一块！”

父亲没说话，耳朵本来不好，装没听见，走开了。

搬家公司来装货柜的那天夜里，父亲病发，进了急诊室。

一手拉着她，一手拉着孙子。从母亲离家，就不曾哭过的父亲，居然落下了老泪：

“我舍不得！舍不得！”突然眼睛一亮：“死了之后，烧成灰，哪里也别埋，撒到海里！听话！”

说完，父亲就去了。

抱着骨灰，她哭了一天一夜，也想了许多。想到台北郊外的山头，也想到教堂后面的坟地。

如果照父亲说的，撒在海里，她还能到哪里去找父亲？

她想要违抗父亲的意思，把骨灰送回台北。又想完成父亲生前的心愿，葬到北京。

“老头子糊涂了，临死说的不算数。就近，埋在教堂后面算了。”丈夫说：“人死了，知道什么？”

她又哭了，觉得好孤独。

她还是租了条船，出海，把骨灰一把一把抓起，放在水中，看一点一点，从指间流失，如同她流失的岁月与青春。

在北京待了两年，她到了香港。隔三年，又转去新加坡。

在新加坡，她离了婚，带着孩子回到台北。

但是无论在北京、香港、新加坡或台北，每次她心情不好，